



摄影:李晓明

秋日回乡

□王爽

酷暑难耐的夏季里,我常常掰着指头算还有多少天到立秋。节气总是应时的。立秋终于不紧不慢地来了。宜人的秋,天高了,云淡了,空气也不再那么潮湿了。

就在今年的中秋节前夕,我约网友小高,驱车回了一趟我的农村老家。路途并不远,从净月潭南行25公里,便是我的出生地——火烧泡子屯。小高的老家也是农村,在公主岭的大青山脚下。我们都是30岁左右才走出农村的,对过去的乡下生活有着深深的记忆,于是一路上感叹农村的巨大变化。

望着公路两侧清一色的玉米地,我问他,除了玉米和大豆、高粱,你记得当年还有什么农作物?他说,还有谷子、水稻、糜子、小豆、线麻、荞麦……多着呢!我说,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农民最有成就感了。他说,孩子们也喜欢秋天,因为田野里到处都有可以食用的东西:玉米甜秆、悠悠(龙葵)、二茬乌米、红菇娘、烤苞米、烧毛豆……出去逛一圈,准能混个半饱。我说,是啊,你还没有包括山上的菜园子里的呢。

下了公路是“村村通”的水泥板路,我的老家就在眼前。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大大小小的一片稻田地。上世纪这里曾经是荒草甸子,地势低洼的涝洼塘,中间是一条大水沟和几个水泡子。当时的大甸子是孩子们的乐园,夏天放猪、野浴、抓鱼、挖猪菜,冬天滑冰、抽冰猴、凿冰窟窿捞鱼……新世纪之初,村干部带领村民把这里开垦成了水田,从此家家不用再买大米,而且自给有余。

进了屯子,记忆里的草房已没了踪影。在我离开屯子时,已有几家率先盖起了砖瓦房。如今全都是砖瓦房,还有一座座小二楼。从前家家门前的林秸杆子,每年春天都要新建一次。如今是统一的木制篱笆,刷着同一种颜色的油漆,里边是菜园子,外面贴边种一些同品种的花草,可谓光鲜亮丽。最壮观的,要数那些铁丝网状状的苞米楼子,据说这是统一配发的,更利于苞米在里边透气通风。听说从前有个姑爷,去拜见老丈人,进屯子后走错了院子,后来成了笑柄。现在每一家院落更是整洁大方,有人说,偶尔自己回家都进过邻居院子。

小高在老家采访他的创作素材时,我在路边遇见一位老邻居。寒暄几句后,谈起秋收的事。我说,处暑动刀镰,但现在都白露了,怎么还没有收割呢?他说,今年节气到得早啊。以往有些年头,这时候都开始扒苞米了,十一前后庄稼都有进场院的了。我说,过去讲三春不如一秋忙,现在也不用那么忙了吧?他说,现在人们都用大型农机具了,直接把苞米扒光装车,秆棵也给绞碎了,省时省力。从屋子里出来的小高说,他老家公主岭那时所用的联合收割机,直接就在地里完成脱粒了。

饭桌上,表哥又给我们讲起近年来农村的变化。他说,咱们小时候雨天上学得光脚丫子,现在的孩子是校车接送,街头巷尾也都是水泥路面。过去上厕所,夏天有蚊子,冬天冻屁股,现在厕所就在室内。而且家家都有上下水,也不用去大井担水去了。过去烧柴是小事,家家都有一个高大的柴禾垛,现在都用煤气了,只是冬天烧炕用点儿柴草。此外,电脑上网、手机微信,室外路灯、监控摄像头也都齐全……这样说吧,城里的,我们乡下基本都有。

我一时语塞,只好说,农村有的我们城市里更是不缺。有机会你去看看城市里的秋天——小区旁的秋菜市场,分门别类,品种繁多,应有尽有,那场面才叫人间烟火气。我敢说,有好多都是农家也不见得能找全的。

表哥笑着说,想想也是。吃过午饭,准备返程。表哥说,别走了,晚上还有秧歌和广场舞呢。我说,现在的秧歌是随处可见,还是回去看看吧。

表哥说,欢迎你们有空儿就常过来。我说,会的,到那时肯定还会有新的变化。



行吟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寒葱岭之秋

□刘德远

寒葱岭最美的季节是秋天。风霜染遍山岭,树枝打翻调色板,树叶溅上黄色、褐色、红色,散发油画的光泽。红色最耀眼,紫红、桃红、粉红、橙红、火红,树叶燃烧火把,叶叶渲染激情,山林因红色而沸腾。

当地人称这些红叶的树木为枫树,其实枫树种类较多,在寒葱岭比较常见的有三角枫、茶条槭、五角枫、复叶槭、鸡爪槭、元宝枫、黄金枫等。普通人很难分清这些树木,请教林场工人,才能简单加以区别。三角枫叶子通常有三裂,裂片形状呈三角形。五角枫单叶对生,叶子有掌状五裂。这些树叶入秋发黄,经历一场苦霜,叶片通体透红。

山上红叶绚丽,树下红叶多彩,沿着赏枫栈道,一路拾级而上,欣赏树叶解读绚烂秋色。松树的绿、柞树的褐黄、杨树的淡黄、枫树的红、桦树的白,频繁在眼前穿梭。

我故意偏离栈道,走向铺满落叶的山坡,山坡上厚厚的黄叶,因为干燥在脚下发出脆响。感觉脚下咯了一下,弯腰捡起核桃。抬起头,高大的核桃树需要仰视,否则无法观赏清爽的树冠,在蓝天白云下的倩影。同样需要你仰视的还有椴树、桦树、榆树、黄菠萝等树木,叶片已亲昵大地,挺拔的树干,因失去叶片,从远处难以辨认树种,只好从树皮的颜色、裂纹和特点,寻找与储备的知识描述相符,确认眼前的树种。

第一棵圆枣子树,树藤攀附在横斜山路的一棵山桃树上。山

禾役穰穰

□战莹

不知你发现了没有,四季当中,唯有“秋”最特殊——只有“秋”前被冠以颜色的形容词。金秋,实在好听起来。

听秋雨轻柔地落在花间、叶子上、泥土里,像理查德·克莱德曼弹奏的钢琴曲《水边的阿狄丽娜》。刹那间,心头就有一份莫名的情愫飘过,顿觉美好。

雨霁,吉林的天是那样的蓝,蓝得透明而纯粹;云又是那样的白,白得轻盈而有质感。当你有意或无意抬头时,天高云淡的一张大幅就率先悬挂在你所有记忆的辞藻中了。

地面上与之相匹配的就是广阔的稻田。先说稻田里的颜色:绿中泛黄,黄中裹着绿。孔雀绿、墨绿、深绿、淡黄、土黄、橙黄……色彩之间相互浸润、渐变、杂糅,也许只有梵高大师才能调得出这样丰富灵动的色彩来。一阵风吹过,稻田的海洋里翻腾起一层层波浪,翻腾起即将成熟的稻米的馨香,翻腾起春耕时埋在土壤里那沉甸甸的希望。

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多年以前,回到了“子规声里雨如烟”的乡村四月。农历四月中下旬是插秧季,村庄里几乎家家没有闲人。婆婆家有四亩水田,插秧时,婆婆的五个子女都带着另一半赶回来,大家一起劳作,场面甚是宏大。那是我第一次下稻田。婆婆说,稻田的最底层刚露出水面是最好的。我实践着,琢磨着,动作又慢又呆板。眼看我落后了,心里着急,就得上手下功夫。这回我左右手密切配合,右手不光握苗还及时分拣,左手随时抽取,实现无缝对接,这样速度就快了,很快赶上来。晌午刚过,秧就插完了。“水满田畴稻叶齐”的喜悦在心里,也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……

搬到县城后,我已经有十年不干农活了。婆婆家的稻田早已实现了机械化作业。

此时,我们顶着午后的太阳,踩着零星的落叶跟着75岁的婆婆来到稻田地,一种久违的熟悉和亲切感瞬间油然而生。我掐了几粒稻粒放在嘴里慢慢咀嚼,一种青涩的香甜润上舌尖。婆婆还在稻田边上为她的孙辈们指点着“江山”。



山间小溪,水面漂着红黄叶片,溪水因树叶而丰富,树叶因溪水而灵动。不起眼的泉水,热情挽留树叶,形成五彩泉盖。想喝口泉水,要先征得五彩树叶同意,它们躲向泉眼边缘,才能满足你的心愿。你神清气爽地起身,正在伸个懒腰,忽然传来鸟的叫声,声音气定神闲,语速节奏缓慢,仿佛它才是森林的主人。

踩着黄色的叶子,想着寂寥的心情,与枫树相比,椴树是失落者。深红的枫树在颜色中醒目,有意将红叶大合唱变成独唱,无疑这是由颜色的实力决定的,主角只能是枫树。整株树,犹如燃烧的火把,从最低的枝头到浑圆的树冠,火舌跳跃飞舞,每片叶子充满诗意火红。枫叶是秋天的旗手,无论孑然一身还是与树共舞,都张扬无与伦比之美。没有欣赏枫叶之美,在人们心中秋天都是不完美的。

5月8日,我曾来过这里,因为满眼都是荷青花。荷青花,别名刀豆三七、鸡蛋黄花,为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当年在密营生活的抗联战士,曾采挖根状茎入药。目光越过岭北溪,我看见荷青花闪耀在林间,随着山势抬升,仿佛没有完全铺展的画轴。奶黄色的花朵描绘主色调,占据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,其间点缀粗壮的树根,恰似大地竖起的耳朵,听着万物窃窃私语……

眼前的秋色,使我想起荷青花,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是令人难忘,时刻提醒我们与大自然保持亲近。同时,放缓的脚步提供足够的时间,深度观察这片树林。结果带来意外的收获,我发现三棵圆枣子树藤,悬挂在枝条上的圆枣子,美如金元宝或福袋。

第一棵圆枣子树,树藤攀附在横斜山路的一棵山桃树上。山

秋雨金蟾岛

□梓原

金蟾岛,烟雨茫茫。影影绰绰的山林,灰蒙蒙的天空与浩渺无际的湖水融为一体。

这是初秋的雨,缠缠绵绵,好像故意和参加笔会的人们过不去。要是以往啊,我们早就钻进附近的山林中,忘乎所以地采蘑菇、捡核桃、打山梨、爬到树上采摘串诱人醉的山里红,这次只有望山兴叹了。早餐后,我们一行二十多人,租了一只带雨篷的机动船,载我们绕行在金蟾岛附近水面。我询问船工得知,这里是吉林市松花湖东部,地域区划属蛟河市,这里曾拍摄了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电视剧《插秧岭》,早已名声在外了。

秋雨点点,落在平静的湖面一圈圈散开,无声无息。机动船的船首犁开水面,船尾处被推进器搅动出翻腾的浪花,留下一道宽宽长长的浪痕。船上发动机“哒哒哒……”的

轰鸣,惊飞起崖边的几只白鸽。雨雾中,放眼望去,远处是悬崖陡壁,风化的黄褐色山岩上长满了关东特有的红松、橡木、椴树、核桃和亭亭玉立的白桦树。远处,朦朦胧胧着一片山林,那林密密匝匝望不透,就像关东汉子旺盛的生命力和厚重的感情;山峦起伏叠嶂,被雨雾缭绕着,像一个美丽的仙女,披着薄如蝉翼的白纱巾,羞羞答答半遮半掩。这使我想起一首词:“水声山色锁妆楼,往事思悠悠。云雨朝还暮,烟花春复秋。啼猿何必近孤舟。行客自多愁。”

湖面飘着细细的秋雨,也飘逸着我的思绪。我在想着《新唐书·渤海记》记载的一段历史:900多年前,松花江上游粟末靺鞨族在大祚荣的带领下,开疆拓土,据考证,都城濛州就在这一流域。以后,这里成为辽、金、元的要地,到了明朝成为船厂的基地,清朝建成政治、军事、商业重镇。康熙、乾隆数度东巡,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,这一流域有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,在我们的脚下,更不知沉淀着多少神秘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。

船行驶至一段宽阔的湖面,雨雾蒙蒙中,我想起去年这时节,在大理的洱海,那里游船如织。其实,松花湖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水是长白山天池流下的甘泉之水,比洱海的水更清、水质更纯,周围的山更翠、林更密、景色更幽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吉林市定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魅力城市。

秋雨还在无声地敲打着山林,敲打着湖面,也在敲打着陷入思绪中的我。船靠岸后,我们乘坐大巴车驶离金蟾岛,车驶到高处时,我把头探出车窗,见云雨雾霏中,金蟾岛像一个硕大的金蛤蟆静卧在三面环水一面衔陆的湖边,好像在期待着什么。

寒葱岭最美的季节是秋天。风霜染遍山岭,树枝打翻调色板,树叶溅上黄色、褐色、红色,散发油画的光泽。红色最耀眼,紫红、桃红、粉红、橙红、火红,树叶燃烧火把,叶叶渲染激情,山林因红色而沸腾。

当地人称这些红叶的树木为枫树,其实枫树种类较多,在寒葱岭比较常见的有三角枫、茶条槭、五角枫、复叶槭、鸡爪槭、元宝枫、黄金枫等。普通人很难分清这些树木,请教林场工人,才能简单加以区别。三角枫叶子通常有三裂,裂片形状呈三角形。五角枫单叶对生,叶子有掌状五裂。这些树叶入秋发黄,经历一场苦霜,叶片通体透红。

山上红叶绚丽,树下红叶多彩,沿着赏枫栈道,一路拾级而上,欣赏树叶解读绚烂秋色。松树的绿、柞树的褐黄、杨树的淡黄、枫树的红、桦树的白,频繁在眼前穿梭。

我故意偏离栈道,走向铺满落叶的山坡,山坡上厚厚的黄叶,因为干燥在脚下发出脆响。感觉脚下咯了一下,弯腰捡起核桃。抬起头,高大的核桃树需要仰视,否则无法观赏清爽的树冠,在蓝天白云下的倩影。同样需要你仰视的还有椴树、桦树、榆树、黄菠萝等树木,叶片已亲昵大地,挺拔的树干,因失去叶片,从远处难以辨认树种,只好从树皮的颜色、裂纹和特点,寻找与储备的知识描述相符,确认眼前的树种。